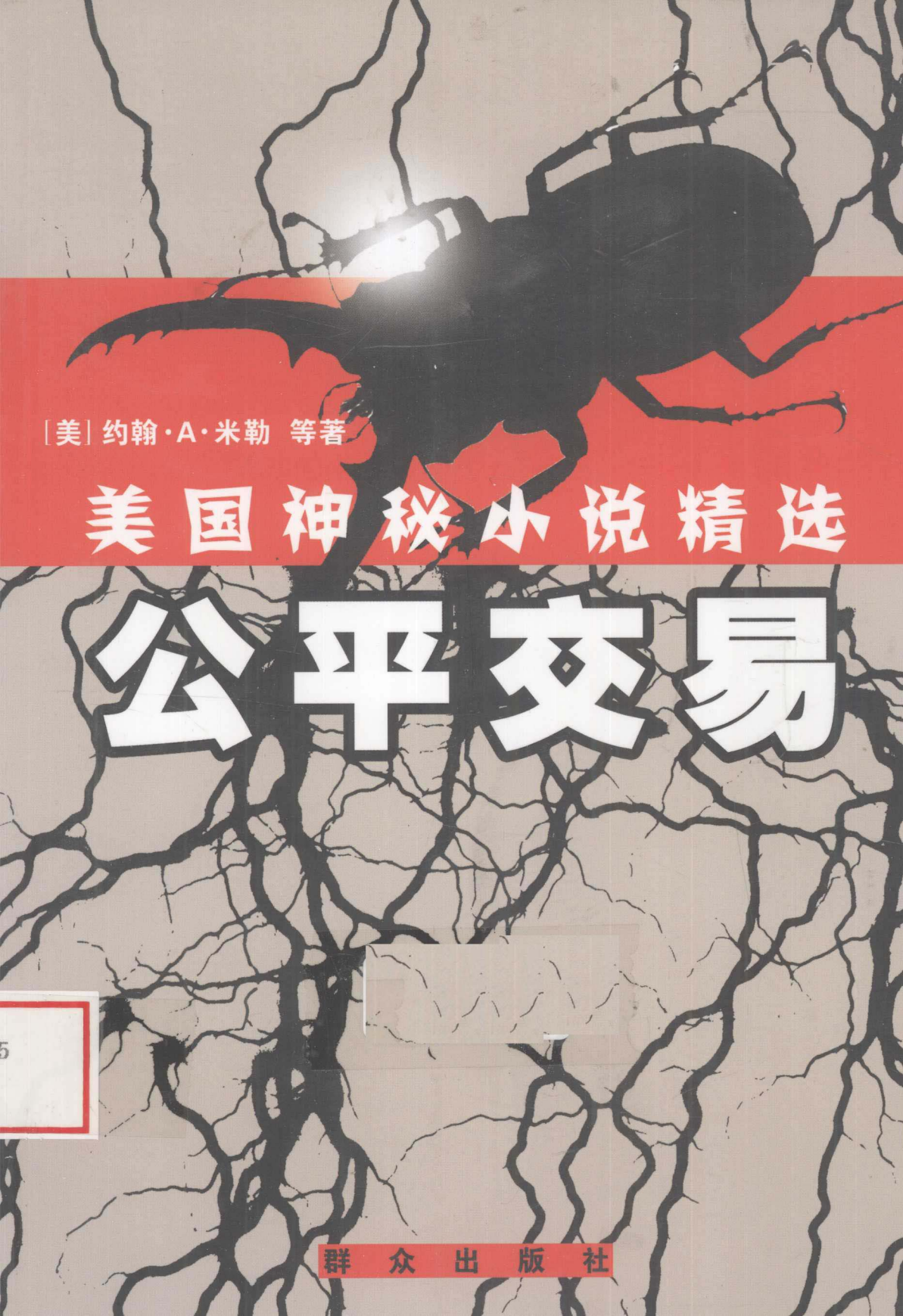




[美] 约翰·A·米勒 等著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 公平交易

群众出版社



[美] 约翰·A·米勒 等著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 公平交易

曹立群 李一舟 解曦 等译

群 众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平交易/(美)米勒著;曹立群,李一舟译.—北京:  
群众出版社,2010.1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ISBN 978-7-5014-4568-4

I. ①公… II. ①米…②曹…③李… III. ①短篇小说—  
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4939号

## 公平交易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

著 者:[美]约翰·A·米勒等  
译 者:曹立群 李一舟 解曦等  
责任编辑:张 蓉

---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52173000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15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

开 本:710×1000毫米 16开本  
字 数:379千字  
印 张:19.25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4-4568-4/I·1881  
定 价:33.00元

---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 目 录

|               |     |
|---------------|-----|
| 红色梅赛德斯        | 1   |
| 公平交易          | 11  |
| 赎身            | 15  |
| 眨眼            | 17  |
| 革命来临          | 22  |
| 周六晚上的特殊事件     | 43  |
| 我们总还有个巴斯多     | 50  |
| 魔鬼旅行          | 59  |
| 马的交易          | 66  |
| 洞里            | 75  |
| 第十三张牌         | 88  |
| 林边铁匠铺         | 101 |
| 治疗            | 105 |
| 红绸公主          | 115 |
| 海滨服务员         | 129 |
| 耳语谷的裸女        | 137 |
| 德国的夏天         | 148 |
| 婚庆演奏会         | 154 |
| 失控            | 165 |
| 机会            | 179 |
| 现形记           | 182 |
| 高尔夫风云         | 195 |
| 一张飞往月球的机票     | 204 |
| 一个都市传说之谜      | 212 |
| 圣诞节谋杀案        | 232 |
| 斯德特里·福摩斯与隐形杀手 | 242 |
| 深思熟虑          | 246 |
| 园圃房谜案         | 254 |
| 青出于蓝          | 269 |
| 降神会           | 280 |
| 码头尽头          | 295 |

## 红色梅赛德斯

赛奥·卡佩尔

曹立群 译

从我站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见一辆红色的梅赛德斯 E240。沐浴在下午的阳光里，它的颜色红得格外耀眼。假如你割破手掌，看着它流血的话，那你看到的将是相同的颜色。

这么说这辆车竟然真的存在，这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将它追回。克洛普的紧张纯属空穴来风。

克洛普在杰尔德克雷迪耶银行管理着个人信贷部。他的工作是，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将钱贷出去，另一方面又要连本带利地将其收回。事情不会总是像人们设想中的那么顺利，这就是我故事的起因。我个人独自经营的公司名叫斯戴莫收藏品公司，克洛普和我多年以前就认识了，我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那天早晨他的声音听上去分外紧张，当我出现在接待处时他已经在等着我了。这是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出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了。

“看过报纸了吗，汉克？”他说，我们沿着杰尔德克雷迪耶银行凉爽的走廊朝着他的办公室走去。“在凯泽尔斯格拉切出的事故？”

我摇了摇头。克洛普和我看的是不同的报纸。

“这家伙一辈子都住在阿姆斯特丹，在他的家门口被一个法国游客给撞倒了。一定是在吃饭的时候喝了不少酒，那个法国人。然后，当这家伙躺在路边的排水沟里等待救护车的时候，他又被一个德国瘾君子给抢了。这是个什么见鬼的世道，汉克，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我的报纸里面，他们被称做“嗑药的”，不叫“瘾君子”。也许那样听上去更有趣。我没有回答克洛普的问题——他的报纸已经替他回答了。这个世道世风日下，你每天可以在报上看到类似的事情。

我们沉默不语地继续向前走，我还在猜测着发生了什么事。在克洛普办公室的门口，我听到了答案。

“你听说谢博斯了吗，汉克？”

“谢博斯？没有啊，这老头都干了些什么？”

“他死了，心脏病突发。”

这可是条新闻。我是在杰尔德克雷迪耶银行工作的时候认识谢博斯的。他是个死不悔改的保守派经理，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与妇女穿长裤的斗争使他臭名昭著。

“但是，谢博斯先生，长裤比裙子能遮盖更多的身体部分呀。”有个勇敢的秘书鼓足勇气和他争辩。

“夫人，长裤使某些部位更加突出，而裙子却能遮掩。”他甜言蜜语地回答。从那天起，这句话就在银行里面流传开了，被用于结束令人不快的谈话。

“这真是场灾难，”克洛普说，“你瞧，它发生在——在一家俱乐部。”

“一家俱乐部？”

他痛苦地瞅了我一眼。“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忽然反应过来。“一家性俱乐部？谢博斯？真的？”

他眨了眨眼。“你没必要大声说出来，汉克，隔墙有耳。我们姑且称之为‘俱乐部’，好吗？”

我无所谓，但我知道肯定还有更多的故事内容。克洛普或许是个当代的清教徒，但他却并不真正介意其他人如何处理私生活，只要这些人不去搅乱别人的日子。工作，这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

他领我进了他的办公室，用泡咖啡的名义支开了秘书。

我安静地坐在那里，等着他讲完故事的其余部分。磨蹭了好一阵子，平日里守口如瓶的他才开了口。

“他留下了一大堆烂摊子，汉克。他违反的规章制度多不胜数，而且看样子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恐怕银行难免要损失一大笔钱。”

他的脸涨得通红。克洛普确信他的顾客总是试图要欺诈银行，但他怎么也不相信他的同事竟然也会干出相同的勾当。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把这事张扬出去，只有内务处知道一切。我们谈论的是十万欧元呐，汉克。十万欧元。”

克洛普还没有真正适应欧元，他脑子里面想的还是荷兰盾。个人贷款的幅度通常在五千至一万欧元之间，如果二十笔这样的贷款突然灰飞烟灭，那么克洛普的天就要塌下来了。

“这笔钱没了，克洛普？他拿这笔钱干什么了？”

考虑到谢博斯死时的场合，我的问题其实早有了明确的答案，但即使是在那种场合，花掉的也是好大一笔数目。

“你知道谢博斯负责汽车贷款吗？”

我不知道。

“好吧，首先，他批准了两笔本该被拒绝的汽车贷款。他亲自完成所有的文案工作，而没有通过正常的渠道。然后他假装使贷款还款按时到账——但实际

上拿到车的人没有还过一分钱的贷款。”

“他怎么设法做到的？如果贷款还款不到账的话，那么银行一结算不就清楚了吗？”

克洛普悲哀地摇摇头。“他自己付贷款。嗯，也不是真付。他把事情做得看上去像有贷款在到账，做假账，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由于他在银行干了很久了，熟知我们的规章制度，所以他能够掩盖得不露痕迹。”

“直到他死。”

“是啊，当他停止了假冒还贷，贷款就被用警示红旗标明，并受到了调查，然后真相大白的时候就到了。现在我们需要收回这两辆汽车。你觉得你能搞定吗？”

“我们得瞧瞧。”我说。“但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从中得到了什么？为什么要两辆车？”

克洛普一脸怒气。“这就是事情令人作呕的地方。谢博斯在美元市场上做投机买卖——显然用的是侵吞的资金。他买下了三个月的购买权，结果美元对欧元汇率大跌，他赔光了老本。他自然希望赚上一大笔，好把损失补回来。”

对于身处谢博斯这样位置的人来说，用极少的预付款订购一大笔美元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假如他再坚持两个星期，”克洛普说，“那么一切都会按照他的如意算盘进行。美元翻了身，对欧元的汇率至今还在一路上扬。谢博斯预见到了——但他选错了时机，赔光了老本。”

克洛普看上去就像是自己投资的钱打了水漂。但是他为人太小心谨慎，不能做这样的投机买卖。

“上边让我暂时负责汽车贷款部。他们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坏消息。”

“上边”指的是银行的部门主管们。

“你能替我查一查吗，汉克，看看你能不能至少查明那两辆车到底怎么了？”

可是在我喝完咖啡之前，克洛普的电话就带来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汽车贷款部也负责保险事宜，现在的结果是，两辆梅赛德斯当中的一辆早在几个月之前就报告被窃。很快——快得可疑——汽车贷款部付清了索赔款。

“事情可能更糟糕，克洛普。至少它是两辆车中便宜的一辆，只不过是C320，”我半开玩笑地说。“买家一定还在开着另一辆，而另一辆更值钱。他第二次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克洛普并不感到好笑。“你知道哪怕是C系列车型要值多少钱吗，汉克？你找不到一辆低于四万的。”

厌恶，绝望——克洛普的语气充分说明了他的心情。

从我站的有利位置，我看着那辆血红的梅赛德斯E240在阳光下耀眼夺

目。你几乎能闻到财富和特权的味道，尤其是在这个地段。停在它周围的车几乎全是行驶里程过半的，没有一辆是新的。它们至少是在第二个主人的手里了。

我所站立的地方是在阿姆斯特丹南面的一个小广场，广场上贯穿着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那辆梅赛德斯登记在一个名叫马可·德·布鲁因的推销员名下。在这种地段找不到真正的推销员。你可以在灌溉渠的对岸看见推销员，因为那里有更大的房子，偶尔还能看见别墅。当然了，推销员有各种各样的，说不定德·布鲁因是个小骗子，但那样的话他又要一辆梅赛德斯做什么？也许是要看上去像个大骗子……

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区域，许多大楼都是由国家出资供低收入家庭居住的住宅区，最早是为干苦力的人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建造的。大多数的大楼都已经到时间必须进行第一次大修了。装满建筑材料的卡车为到处巡视的调查员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广场的另一头有个操场，上面有个供儿童攀爬的立体架和一个滑梯。一群孩子费力地爬上立体架，然后从滑梯上呼的一声滑下来。在滑梯的一边用喷漆喷上了“去他妈的”几个字眼。在我看来这些孩子们像是土耳其人，令我惊讶的是，除了荷兰语和他们自己的语言之外，他们还懂英语。

我从卡车后面走了出来，穿过马路朝着梅赛德斯走去。克洛普警告过我，这辆 E240 现在可能也已经失窃了，就像那辆 C320 一样——“失窃”是要带上双引号的，他说。我仔细地看了看牌照，就是这辆车。四扇门全都锁着。

“嗨，你！从车子旁边滚开！”有人叫道。

我转过身，觉得在楼下的一间公寓的窗帘后面看见了一个身影。我看得不十分真切，但是这并没有难倒我，难倒我的是一把直直对准我的枪。

楼下的公寓有小型的屋前花园，有小路通往起居室的玻璃移门。移门的两边各有一扇带有窗帘的小窗。一扇窗户上的一小格玻璃破了，从破洞里面伸出了一支枪管。有个男人把窗帘往一边拉开一点点，以便朝我这个方向瞄准。

“这就对了，你看见了。你还想感觉一下吗？快从我的车子旁边滚开！”

“德·布鲁因？马可·德·布鲁因？”我操着官腔问道。

片刻的沉默。

“是又怎么样？”

“我叫斯戴莫。我代表杰尔德克雷迪耶银行。”

枪消失了。过了一会儿暗绿色的前门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我朝着他走去的时候，看见他用来威胁我的是一把气枪。不知道那是什么枪的时候，它看上去要危险得多。

“他们总是把我的车搞得一塌糊涂。”他说。

他胳膊一挥，做了个横扫的姿势，把挤在操场上玩的孩子们，显然还有这一地区的每一个人，都包括了进去。甚至是那些大人们，甚至是我。

“每隔一段时间，你就得吓唬吓唬他们。你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东西还真会



讹人。”他抬起了枪。“上星期我从树上打下一只鸽子来，它还以为我在那儿洗车是为了给它找个干净的地方拉屎呢。”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小心点，”我说。“尤其是在这些孩子周围。吓着了孩子，一群怒火冲天的家长会来砸烂你的门。”

他顽固地摇了摇头。“没问题。他们一旦发现有哪个小崽子敢来碰我的车，就会亲自动手将他打得屁滚尿流。这些外国人清楚地知道一辆梅赛德斯值多少钱。有一天，其中有个人还找上门来，想知道我把车卖给他要什么价。”

“但只要银行持有文件，你就不能卖了它，对吗？”

他一言不发地盯着我。我注意到他刮胡子的时候割破了脸，他好像连把新的刮胡刀都买不起，更别提什么新车了。他明显符合小骗子的形象。他的裤子皱巴巴的，条纹衬衫是好运牌的特价货，脚上是一双廉价的杂牌运动鞋。

“我是来拿钥匙的，”我说。“不付贷款，就没有车。”

那会儿我觉得他马上要往我伸出的手掌心里吐唾沫了。

接着，“你怎么啦？”他说。“这不是我跟你们的人达成的交易啊。我在等现金，你们都知道这个。不会过太久的——你会拿到你们的钱的。”

“我们现在就要，马可。交易就是交易，你付不起贷款，我们就收回车子，这就是交易的规则。你自己签的文件。”

“文件？什么文件？”他摩挲着下巴说。他低头瞥了气枪一眼，然后笨手笨脚地将它塞进长裤口袋里。“谢博斯先生应该替我负责所有这一切。”

“谢博斯先生已经不在在了。”

“那自然，”他嘀咕道。“我就知道这迟早要坏事。瞧，我能解释一切。”

“包括那辆失窃的C320？”

他目瞪口呆。“你在说些什么？”他问道。“有人把它偷走了。总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保险公司已经理赔了，事情已经了结了。”

“我明白，”我说。“那你为什么还需要为这辆车付贷款？你为什么不用第一辆车的保险金来支付？”

他盯着我看。“你怎么这么关心保险？保险公司才不在乎这点钱呢。他们的钱多得数都数不清。”

“保险公司是银行开的。”

片刻的沉默，然后他笑了起来。我注意到他缺了一颗牙齿。

“那么你们损失惨重喽。”他说。

他开始激怒我了。“钥匙。”我说。

我朝他跨近了一步，这样就实际上进入了他的公寓。他开始紧张起来：他向后退了一步，不停地朝两边看。

“你不是来真的吧，”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钱也是。我的工作需要这辆车。我可以解释一切。”他想了想。“知道吗？我们去见汽车交易商，他们知道事情的全过程。”

“我很愿意相信你，”我说。“如果你让我看看现金。要么给我三千欧元，要么给我车子，否则我就不走。你自己挑吧。”

“三千！”他突然尖声叫了起来。“你知道我没这么多钱。你得给我点时间！”

他又开始谈论他的生意，却又不说清他干的到底是哪行生意。我一言不发，这种人我见多了。

最后，我同意坐他的车一起去见梅赛德斯的经销商，他坚持说经销商会替他垫付几千块钱的。毕竟他是个好顾客。

让我改变主意的是，我意识到他正在邀请我坐进他的车子里边去，钥匙就近在咫尺。反正我也一样要去和经销商核对一下。

德·布鲁因回里面去穿件夹克衫。我看着他捣鼓着一块硬纸板，想要挡住那块破了的窗玻璃。他出来时穿了一件短夹克，宽宽的衣领，带有肩章。钥匙就在他手里。

过马路的时候，一辆黑色重型本田摩托车载着骑手和乘客，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我们不得不跳开让路。

“嗨！”德·布鲁因在后面叫道。“小心点，你这蠢蛋！”

骑手放慢了速度，他的乘客扭过头来面对着我们。他们头盔上的有色面罩放了下来，你看不见他们的脸。两个人都全身穿着皮装，背上印有本田的商标。

“摩托车手全是马路上的强盗，”德·布鲁因一边说一边为我打开了梅赛德斯副驾驶座的车门，而摩托车则加速消失在拐角处。“他们以为马路都是他们家的。”

开车的时候，德·布鲁因不停地吹嘘这辆 E240 有多么高档，而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你几乎听不到引擎盖下面发出的低语，它加速平稳，跑起来像梦幻一般。我不跟他争辩的时候，他的自信心也和这辆车一样平稳加速。他分四次向我保证，那个梅赛德斯经销商会将我要的三千欧元借给他。当我稍微调整了一下我这边的侧视镜的角度时，他还严厉地责骂了我。

经销商是布依滕维尔德特公司，在一幢巨大的公寓楼底楼有个汽车展示厅。前面有个停车场，没有孩子会用黏糊糊的手指把汽车光可照人的漆面抹得一塌糊涂。

我们这个时候唯一的顾客。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出来接待我们。他穿着整洁的蓝灰色西装，白衬衫，条纹丝绸领带，脸刮得干干净净。他看人的目光有点阴沉，当他看见德·布鲁因的时候，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

“啊，德·布鲁因先生。能为你效劳吗？我希望没问题，我看见你进来停好车，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我告诉过你，这车棒极了。”他转向我。“或者你的朋友对梅赛德斯感兴趣？”他犹豫不决地说，吃不准我是德·布鲁因的朋友还是别的什么人。

“我是杰尔德克雷迪耶银行的，”我们朝着展示厅信步走去的时候我说。

“德·布鲁因先生还贷出了点问题，银行决定收回汽车。”

“不会到那一步的，”德·布鲁因厉声说。“我告诉过你，他们会解决的。给我五分钟，让我来搞定！”

汽车销售员已经侧着身子慢慢从他身边走开了，我也向后退了一步，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就像一个从沉船逃到荒岛上的水手。

“哦，”销售员迟疑地说道。“这事对你来说可并不愉快，德·布鲁因先生。”

“愉快？”德·布鲁因咆哮着。“你想谈谈愉快？我来告诉你什么是不愉快。如果你不给我三千欧元，我就直接去找你老婆，我要让她知道，你在后面的办公室里和你的顾客一起在抽些什么玩意儿。我买车的时候你他妈的非常清楚我没有钱，可你还是很乐意把它卖给我，你也没有拒绝我送给你的那几包大麻。现在你得帮我渡过难关——三千欧元对你来说根本无所谓。”

他抓住了销售员的西装领子。在我看来他并不真正危险，他的恐吓与其说是威胁，倒不如说更像乞求。但是销售员却当真了。他用膝盖猛顶德·布鲁因的腹股沟，德·布鲁因踉踉跄跄地后退，脸色变得惨白，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好像要吐在展示厅的地板上了。他倒下了，用颤抖的双手捂着裤裆。要不是我在那儿的话，销售员就要上前用擦得锃亮的皮鞋踢他的脑袋了。

“你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就该这么干了，你这肮脏的小穷光蛋，”销售员嘶声说。“你以为我会让一个你这样的穷鬼到我的地盘上来威胁我？你给我当心点，矮子。只要你再敢踏进这里一步——只要你敢靠近我老婆——我就叫几个机修工好好修理你一顿。”

他的脸因愤怒而涨得通红。

“行了，都停下。”我说，想要阻止他们。

“不行，”销售员叫道。“你跟他之间有你们自己的问题——否则你就不会来这儿了。”

“得了，你是把这辆车卖给他的人，”我说。“等等，我在说些什么呀？你是把两辆车卖给他的人。你以为能从他身上捞一票。或者我漏掉了点什么？”

德·布鲁因跪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两手依然捂住下身。

“对，我是卖给他两辆车，”销售员辩解道，“可那只不过是因为谢博斯先生替他作了担保。你不会以为是我送他去的汽车贷款部吧？他们一起来的，谢博斯先生向我保证还贷不成问题。那我该怎么办？我是个卖车的，那是我该干的活。你也不能总是以貌取人。我这里来过一个摇滚歌星，我看他就像是砌在烤架上的石头，但他的口袋里装满了五百欧元一张的大票子。五万欧元，现金，他说没有梅赛德斯他就不走。我不得不跟他一起去银行，以确保这些钞票都是真的。不是我担心，我在电视上见过他，他的唱片卖疯了。我自己的孩子们买，他们的朋友们也在买。这家伙有钱，但从他的样子你根本看不出他有钱。”

“这一个说他是销售员。”我指着地下的德·布鲁因说。

他朝我伸出一只手。

我拉他站了起来。

“上帝呀，”他呻吟道。“上帝呀，痛死我了。”他的脸在抽搐。“你给我踢出小肠气来了。”

在我行动之前，销售员拽着他的胳膊，将他往展示厅的大玻璃门那边拖。我跟在后面，一分钟以后，德·布鲁因就在停车场的柏油路面上大呕特呕起来。他没那么多东西可呕吐，但他也吐了好一会儿。吐完以后，他站在那里整个人弯成了九十度，大口地喘气。

“坐到车里去，”我说。“好好休息休息。”

他点了点头，把钥匙递给了我。我打开副驾驶座一侧的门，扶他坐了进去。他仰靠在皮椅座上，但似乎并没有享受到他二十分钟之前还在吹嘘的舒适。我坐到了驾驶座上。

过了一会儿，德·布鲁因好像喘过气来了。

“杂种！”他看着展示厅说。

销售员已经不见了，显然他回到了办公室。

“他是个变态的骗子。是他在我和谢博斯之间牵线搭桥的。我要把全部事情都告诉你的老板，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会很感兴趣的。对于他和谢博斯耍的这些肮脏的鬼把戏，我可以写本书了。”他恢复了胆量。“你亲眼看见的，他攻击我。我要以牙还牙。”

我想了一下。我有钥匙，不管怎样，我必须把车送到银行。干吗不带上德·布鲁因，让他去跟克洛普自己说？

德·布鲁因坚持要我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下，好让他去取他所谓的“证据”。

“你的办公室在哪儿？”我问。

他怒视我，就好像我侮辱了他，但随后他却让我朝着中央车站的方向开。

“小心我的车。”他又加了一句。当时前面的红灯亮了，我没有按他的要求立刻停车。

我们到了市中心，我感觉驾驶起来更舒服了。我所要做的就是不再去想我自己的那辆车，一辆旧大众。德·布鲁因不时地对我的驾驶技术指手画脚，但大部分时间里他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他的两腿之间。

“停在这儿，”他终于说。“我马上就回来。”

我看着他走进了斯普依街的一个旧仓库，那里离一排专供观光客住宿的高档宾馆不远。仓库门上方是一块照得明晃晃的黄色招牌，上面用英语写着“凯蒂俱乐部”，“日夜营业”。

“车子真不错，先生。”有个声音说。

一个身材苗条的年轻女郎，年纪大约在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出现在梅赛德斯旁边，用丙烯酸树脂做的白色长指甲慢慢划过驾驶室半开的车窗。她的头发染成和假指甲一样的惨白色，身穿一件退色的超短迷你黑裙，网眼长统袜，V字

领T恤的袖子被撕掉了。T恤曾经也是白色，但是洗得太多——或者太少——已经使它变成了暗淡的灰色。她的脸在拙劣的浓妆艳抹之下估计也是这个颜色。

“能给我一支烟吗？或者我们去兜一圈？”

她说话的语气表明她实际上对抽烟或兜风并不真正感兴趣。她的荷兰语讲得很拗口，带着斯拉夫语的口音。

“走开，维拉。”德·布鲁因拉开副驾驶座的门说。他小心翼翼地坐进车里。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我说。“那么谢博斯就死在你经营的性俱乐部里面，是吗？”

“就像你不知道似的，”他说。“是啊，这是我的地盘。至少我是合伙人之一。你以为我要保险公司的钱干什么？我用这辆车来接顾客，事后再送他们回家。它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那天晚上我应该送谢博斯回家，然后突然之间他就死在一个房间里了。我们不得不替他收拾干净——不想看上去是我们的姑娘杀了他。”他凝视着他的性俱乐部。“我以为这样会坏了我做生意的名头，但却正好相反：不久这故事就传了出去，找乐子的人们都来了，想要看看这事是在哪里发生的。这样再过几天，我就能把债全部还清了。欠你们的钱会还的，别担心。”他呻吟道，不过那还是因为疼痛。“汽车销售处的那个杂种，他欠我的我也会还清的。”

我发动汽车，小心翼翼地驶入车流当中。我刚踩下一点油门，前面那辆车突然停住了，我只好猛踩刹车。

“嗨，小心点！”德·布鲁因叫道，他没系安全带。“你怎么开的车？”

两个男人从车里跳了出来。

“警察！”他们喊道。“从梅赛德斯里面下来。下车！”

“妈的。”德·布鲁因嘟囔着，手伸进了皮夹克里面。

他拔出枪的时候我跳了起来。我的安全带啪的一声打开了，但他还是一把就将我推下了车。他瞄准了警探们，他们躲到了他们的车身后。我听见背后传来摩托车的声音，紧接着一个穿黑色皮装、戴有色面罩头盔的人抓住了我的脖子。第二个穿着差不多的人从摩托车上下来，竖起撑脚架将车停好。我从他们皮装上的本田商标上认出了他们。

“警察！”第二个摩托车手从头盔下面尖叫。“不许动！放下枪！”

“别开枪，”我叫道，“别开枪！那是把气枪！”

“对，我是个傻瓜，”德·布鲁因说。“你以为我会带着一把气枪去找那个销售处的骗子艺术家？这是把真家伙，你们这些杂种想要我的车？自己来拿吧！”

令我目瞪口呆的是，他一枪把警车的后挡风玻璃打了个大洞。我看见其中一个警察躲在前保险杠后面挥舞着警徽，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费那心思。没有人怀疑他们是警察。

从眼角余光处，我看见摩托车手拉开了皮衣的拉链，掏出一把枪来。他的同事将我推倒在柏油路面上，用膝盖顶着我的脊梁骨。梅赛德斯的另一边，

德·布鲁因又开枪了。离我耳朵很近的地方响起了两声枪响。

我的一侧脸颊被紧紧地压在地上，可以看见梅赛德斯另一边德·布鲁因的腿和脚。我看见他重重地倒在柏油路面上。

“他被打中了，”把我压在地上的人叫喊着。“他的同伙没有武器。”

他放开了我。我慢慢爬起身，看了看四周。德·布鲁因没有动，一个警察拉开了他的夹克衫。棕色的皮革浸透了鲜血，血还溅到了梅赛德斯的引擎盖上。

“他身上什么也没有，”那个人叫道。“该死的大麻在哪儿？车子里面也没有。”

把我压在地上的警察扇了我头顶一巴掌。

“东西在哪儿？”他问。

他把我从头到脚搜了个遍，但我没有他要的东西。

“这个身上也没有，”他对着他的同事叫喊。“去俱乐部里查查，没准东西还在那儿。我来查后备厢。”他把我从车身旁拉开。“打开后备厢。”

我并没有十分注意，我在看着德·布鲁因溅在梅赛德斯引擎盖上的血迹。毕竟，它们跟车身的红色不一样。

---

## 公平交易

罗思·兰德尔

陈晓翌 译

“你是在找汤姆·多切斯特吧？”佩内洛普问道。

我点了点头。“你怎么知道？”

“我一直在等你提问。我是说，他过去一直参加这个会议，很固定。这肯定是他十五年以来或是二十年来第一次缺席——”

“那么他不在这儿？”

“他死了。”

我想说，“这不可能！”可这么说很荒谬。每个人都可能死去。常言说：人有旦夕祸福。可一个人越是充满活力，就越让你觉得他比我们中任何人都对生命更为执著。只有暴力或可怕的意外才能让他撒手人寰。而汤姆曾是——我应该这么说——比大多数人更充满活力，更热情，对一切事物充满兴趣。似乎他的爱与恨都更为强烈，尤其是对爱情。记得有一次他说，他晚上只需要睡五小时，要做、要学、要欣赏的东西太多了，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睡眠上。之后，他的妻子病了，而且病情严重，他充沛的精力大部分都花在寻找——或者说试图寻找治愈她所患的那种特殊癌症的治疗方法上了。

我大概有些愚蠢地说：“可那时他太太弗朗西丝应该是快死了。”

佩内洛普用一种奇怪、费解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如果你想知道，我会告诉你有关的事情，是件怪事。当然，不知道你对此事了解多少。”

“对什么事？汤姆可能算不上是我的密友，可我认识他也有年头了。我知道他很爱弗朗西丝。我是说，我也爱玛丽安，可——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他就像年轻的恋人一样。说他崇拜她走过的土地也不算夸张。”

佩内洛普从手提包里拿出烟，给了我一支。

“我已经戒了。”

“我希望自己也能戒掉，不过我有自知之明。好了，你想不想知道？”我点了点头。“你可能不喜欢这个故事。怎么说都很可怕。他自杀了。”

---

“他什么？汤姆·多切斯特？”

“干掉了自己，自杀，随你怎么说。”

只有一件事的发生才会让这种说法成立。“啊，你是说弗朗西丝的确死了。”

佩内洛普摇了摇头。她啜了一口饮料。“这事发生在去年的六七月，大概是会议结束一个月后。你应该记得汤姆只来了两天，因为他觉得不能离开弗朗西丝更长时间，尽管他们的小女儿陪着她。他们有两个女儿，都结婚了，大女儿有三个孩子，最大的那个当时十二岁。”

“当时我与汤姆一起吃晚餐，”我说。“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场，不过他一直在跟我说话。他告诉我弗朗西丝接受的一种奇迹疗法，可是没有奏效。”

“那是在瑞士的一家诊所。他们先让你脱水，除了胡桃什么都不给你吃，诸如此类的。当她从那儿回来的时候，状况比任何时候都糟，汤姆找到一个巫医。事实上我见过她。一天傍晚，克里斯和我顺道去汤姆家时，那个女人就在那儿。她实在是太古怪了。”

“你说古怪是什么意思？”

“你想象中的巫医应该是行按手礼或是边用草药治病边背诵曼特罗咒什么的，不是吗？这个女人不是那样。她用的方法是谈话和思想的力量。那是她说的，思想的力量。她叫达维娜·塔西丝，挺年轻，三十八九岁的样子，穿着很奇特。不是那种穿着件东方的长袍，镶着珠子什么的嬉皮士的打扮，根本不是那样。她很瘦，只有那么瘦的女人才能戴那种紧身的白色护腿，穿一件胸前印着一轮巨大的橙色太阳的束腰外衣。她的头发很长，曾经染成一种略带紫色的深红色。我不知道为什么说‘曾经’，可能我希望她的头发还是紫色的。当然，她没有化妆，脸干净得像擦洗过似的，一个鼻孔里穿了一枚戒指——不是饰钉，是戒指。

“汤姆觉得她很了不起。他说她曾经治好了一名当时与弗朗西丝同时接受放射治疗的妇女。好了，奇怪的是她根本不怎么与弗朗西丝说话——我有种感觉，弗朗西丝并不完全喜欢她。她跟汤姆说话。不是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私底下。显然他们进行过长谈，像是精神疗法的某种疯狂的方式。克里斯说她可能千方百计想吸引汤姆，可我不这么认为。我想她是真的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汤姆也信。哦上帝，他也相信。

“她教会他相信，任何东西，只要你足够努力想要拥有，就能拥有。这是 he 告诉我的——不是当时，而是当一切都过去了之后。”

“你说一切都过去了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当汤姆得到了他想要的之后。”

“大概他是想要弗朗西丝痊愈吧。”

“是的。一天晚上，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十分激动——克里斯出去了——他开始抽泣。我知道这些日子男人也会哭，可我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像汤姆那晚哭的那样。他泪如泉涌，有很长一段时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情况糟透了，我手足



无措。我给了他一些白兰地，可他因为要开车只喝了一小口，他要在女儿和外孙女回家前赶回弗朗西丝身边。外孙女九岁，名叫埃玛。后来他总算平静了些，他说失去弗朗西丝他就没法活，没有她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他会杀了自己的……”

“啊——”我说。

“啊，没什么。跟这没关系。在那之后不久弗朗西丝又进了医院。他们当时对弗朗西丝实施一种新的化学疗法。汤姆对此不抱任何信心。他只信任塔西丝。他们每天都谈话。他请了假，并愿意花费整个上午的时间跟她谈，我猜大部分内容是有关他对弗朗西丝的感情，还提到他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感觉以及他与弗朗西丝的相遇等等。塔西丝让他不停地重复叙述，次数越多她越表示满意。

“弗朗西丝出院后病得更厉害，消瘦，没有胃口。她的头发开始脱落，几乎不能走路，化疗的副作用通常是恶心、晕厥、耳鸣之类。塔西丝来看一下，说做化疗是个错误，不过她认为自己能把弗朗西丝完全治好。然后就发生了那件事。当时我也不知道，汤姆直到——哦，我记不太清楚了，事后两三个月才告诉我。以下是塔西丝跟他说的话。

“他们在弗朗西丝熟睡时谈的话。塔西丝说，‘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让弗朗西丝活下来？’当然，汤姆问她是什么意思，她回答，‘你愿意用谁的生命来交换弗朗西丝的？’汤姆说这是无稽之谈，你不能用一个人的生命与另一个人的生命作交换，可塔西丝说，哦，是的，你可以。思想的力量能为你做到。她训练汤姆进行思想力量的练习，汤姆所要做的是希望弗朗西丝活下来。可他得奉献出某个人代替她的位置。

“直到那时他开始认清她的真面目。一个江湖骗子。可他按她说的做了。他想看看她的反应，让她摊牌，他是这么说的，可他是在自欺欺人，他还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你会选谁来代替，她问他。‘哦，随你的便。’他大笑着回答。她严肃得出奇。那天，她遇见了汤姆的大女儿和外孙女埃玛。汤姆说——他不愿意告诉我这些，可另一方面也不放心告诉别人——他说埃玛对达维娜·塔西丝不太礼貌。埃玛盯着她，目不转睛地看她的紧身护腿和束腰外衣上的太阳，我猜埃玛还嘲笑了她。埃玛说对她外婆有好处的是化疗而不是塔西丝。”

我打断了她。“你说他不愿意告诉你是什么意思？”

“别着急。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次谈话进行的时候，埃玛和她母亲已经离开了，弗朗西丝正在休息。当汤姆回答随她便时，塔西丝说不是这样，是他想选谁，然后她说，‘选那个叫埃玛的女孩怎么样？’汤姆让她别有那么可笑的念头，可她坚持，最后他说，好吧，他选埃玛，可这一切都太荒谬了。事实是只要能挽救弗朗西丝的生命，牺牲任何人他都愿意，所以，当然，他选了埃玛。”

“这个达维娜·塔西丝一定骗了他，不是吗？”

“你可能这么认为。我不太确定。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九十个月之前。弗朗西丝的情况开始好转，哦是的。你别那么吃惊。这真是出乎意料。医生也感到意